

泸沽湖的女神

□ 丁建平

泸沽湖的天是蓝的，水是蓝的，称得上是水天浑然一色。从丽江到泸沽湖要经过金沙江山路十八弯，一路上翻山越岭风光绮丽，让人心旷神怡，忘记了舟车劳累。随着离泸沽湖越来越近，天也开始越来越蓝，空气也仿佛愈来愈甜糯。

泸沽湖确实很美，它地处云南宁蒗和四川盐源交界处，是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，被誉为“高原明珠”。湖水是碧蓝的，几乎清澈见底，徜徉在湖边，两岸景色美得让人沉醉和窒息。湖岸曲折，湖上六个小岛给人悠远的遐想。它是我国西南高原上一颗诱人的明珠，摩梭人称它为“谢纳米”，意思是母亲的湖，她像一个古朴宁静的睡美人，躺在青山的怀抱之中。在湖的北岸，屹立着一座秀丽的格姆山，意思是女神山，为泸沽湖附近的第一高峰。摩梭人把她视

为女神化身。

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的转山节，摩梭人都要盛装出行，登临格姆女神山祭祀女神。登上格姆山顶俯瞰泸沽湖，整个湖面就像是造物主藏在这里的一块硕大的天然蓝宝石，一面光彩照人的天镜。

泸沽湖畔居住着许多民族，其中以蒙古族为主，此外，这里还有彝族、汉族、纳西族、白族、壮族、普米族等民族。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有着自己的摩梭语，摩梭人属于纳西一族，目前大概有5万多人。在这里的摩梭人家中，母亲主宰一切，女性在家里有崇高地位。

泸沽湖畔的摩梭人，至今还保留着走婚的习俗，“男不娶，女不嫁”。走婚，摩梭语为“色色”，这种婚姻关系属于夜合晨离，双方不结婚，白天在各自的家里生活劳动，晚上男方就到女家

居住。有走婚关系的男女被俗称为“阿肖”，就是有性关系的亲密情侣。走婚并非杂乱无章，更不是乱婚、群婚制，要遵循一定的原则，首先不能同时结交多个“阿肖”，其次男女双方有了好感才可走婚。

“阿肖”关系建立的前提是以感情为基础，男女双方有了好感产生了爱慕，便可向对方表示自己愿意结交“阿肖”的心愿，一般是男方向女方赠送如花头巾、衣服等礼物，如果对方愿意接受便可建立关系。如果女方有意，也可以大胆表露，例如主动从男方身上“抢”一样东西，或者主动赠送男方自己绣的腰带等。然后男方会到女方家中“佐佐嘎”（意为交换礼物），向女方母亲和家人说明来意，母亲在征求女儿的意见后，会收下礼物，并把礼物分送给本村每一户人家，表示自己的女儿已有

了“阿肖”。入睡时，由女方母亲或姐妹将男方送到女子的花房（卧室），第二天早上男的就会离开。如果生下孩子，男女双方的关系便确定下来，在日常生活中男方对孩子基本不做太多的抚养和教育，只会过年送一些生活用品给孩子。

在摩梭人这里，血缘按照母系来计，孩子随母亲姓，财产也都由母亲继承。当男女感情破裂后，如果要解除这种关系也很方便，一般情况下男的说“我以后不来了”。而女的想结束关系就可当面说“你以后不要来了”。

天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湖面上碧波荡漾。风景如画的泸沽湖就这样安静地镶嵌在古老的崇山峻岭中，仙境般的山水景致与摩梭人的世代风俗融为一体，既让人着迷又恍惚，堪称是世界“奇葩”。



白云翻墨未遮山(国画) 刘邦彩

身残志不残的薛范

□ 孙琴安

薛范走了，终年 88 岁。

他以译介苏俄歌曲而闻名中外。苏俄诗歌甚多，在中国影响大而流传广的只有两类：一类是普希金的诗；另一类便是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等苏俄歌曲。前者已由戈宝权、穆旦等译介到中国，继而由冯春译出全集；后者则主要由薛范翻译配制，流行一时并传唱至今。因此，薛范的名字几乎与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连在一起了。

上海有个金秋诗会，每年举办一次，由上海翻译家协会主办。二十多年前，恰逢普希金诞辰 200 周年，冯春、吴钧陶特请薛范前来一起讨论筹备活动。他个头瘦小，其貌不扬，腿又残疾，论年龄，钱春绮、吴钧陶等都比他大，但大家对他都格外尊重，令我这个后生肃然起敬。

他那天就坐我边上，会议间歇，就与他随意谈起来。出于好奇与仰慕，很自然地就扯到他为何会译配起苏俄歌

曲的话题上来，他微微一笑，然后像对一个老朋友似地向我娓娓道来：“我从小患小儿麻痹症，腿残疾了，整天与拐杖和轮椅打交道，却又不想虚度此生，总不能老坐着没事干。起初我学着弄无线电、半导体，后来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还是在文学和音乐上，好在我自修过俄语，又喜欢《喀秋莎》等苏俄歌曲，就壮着胆子干起来了。我的身体残了，但我的心志不能残啊！”

我钦佩地点点头，又问：“你现在是大名人了，电视台上频频亮相，在海内外又荣获了各种荣誉和勋章，有过许多风光的大场面，你觉得哪次印象最深，最令你感动？”他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是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的一次颁奖活动上，北京大学一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，忽然走到我面前，对我说：‘我们都是唱着你翻译的歌曲长大的。’说完，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当时我很感动，可惜我只能坐在轮椅上无法还

礼。”我追问：“为什么是这一次？”他回答：“因为我得到了认可和尊重。而他纯粹出于个人行为。”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其间我们虽仍有碰面，但多在公众场合，彼此只能打个招呼，或会心一笑，无法深谈。但他与我谈及的那些话，至今未曾忘怀。说老实话，当时对他所说的话并未有深切理解。如今想来，才似有所悟。

薛范的身体是残废的，但他的心志仍充满理想和追求；而有些人身体并未残废，但心志却残废了，一生荒废。再者，作为人格健全的残疾人，薛范很在意自己的存在价值，更希望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他人的尊重，这也是北大教授的鞠躬令他感动的主要原因。我最喜爱的世界名曲也不过五六首，没想到《友谊地久天长》《雪绒花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均出自薛范的译配。每念及此，他瘦小的个子在我心里就变得高大起来。

吟·秋

□ 凜子

一帘雨，一片叶，几点氤氲，
一瓢水，一座桥，一鸣笙箫，
一丛草，一林绿，一轮明月；
绿色的田野，金色的秋景，
梦中的呢喃，忽悠，忽明，褪隐——

秋，长在了心底
大大方方，
云，是霞的伴娘
浩浩荡荡，
湖，可爱的样子
粼粼波光，

更迭的四季，
催老了秋容，催老了时光！
岂能催老我 独自清欢的心兮？

将生活过成诗

□ 纯净

生活，避开开
柴米油盐，酱醋茶

生活，连接着
七情六欲，嬉笑怒骂

生活啊，板结了
松松土，施施肥，种上花

抚一支曲，吟一首诗，沏一壶茶

亦可，与一朵青莲
细品，人间词语

原来啊，生活是土
诗是花……